

十三万四千大陆民众控告江泽民 尽显天意民心

从 2015 年 5 月底到上周 8 月 6 日为止，已超过十三万四千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起诉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就江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追查。

邮政人员的支持

中国大陆从五月下旬掀起了“起诉江泽民”大潮，大陆民众通过各地邮政系统将一封封对江泽民的控告状送到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一位四川法轮功学员问邮政人员：“你们领导说说不给办控告江泽民的快递信？”他们说：“没说不办。你们的事上面都知道了。看来要给你们解决了，你们都来寄吧。就是应该告江泽民那个大坏蛋，他坏透了！”

广东邮政局系统的职工普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正义行动，对控江的学员给



八月一日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国城游行，声援诉江潮

予热情协助。他们表示，希望把江泽民送上法庭。有的说：江泽民太坏了，恶事干尽，把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糟蹋了，又极端腐败。

诉江潮鼓舞中国游客退党

欧洲正值旅游旺季，大陆游客非常多。在景点协助大陆游客“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法轮功学员告诉大陆游客，控告江泽民已经在全世界形成“诉江大潮”时，游客高兴地说：“没想到形势发展这么快，这天说变就变！”有游客说：“江泽民都完了，还怕什么？我现在就退！”当他们得知“两高”已经接收了控告状的消息后，游客说：“告得好！”“大快人心，该放鞭炮！”

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

法国大律师威廉·布赫冬近日表示，国际社会合作在中国以外起诉江泽民是完全可行的；他本人十分愿意接手此类案件，并做好了与各国律师合作的准备。

8 月 1 日，澳洲悉尼举办了“全球控江研讨会”，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哲学博士凌晓辉先生引用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危害人类罪”的定义，把江泽民对法轮功所犯罪行定为“危害人类罪”。他表示：这一条就足以将其送上绞刑架。

7 月 30 日，新西兰世袭毛利酋长亚马托·阿卡若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大恶极！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将他绳之以法！我的族人中也有不少家庭炼法轮功。多年以来，我一直把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视为自己的家人。”◇

欧议员联名致信中国最高检察院 敦促起诉江泽民

【明慧网】三名欧洲议员近日联名致信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敦促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2015 年 7 月 20 日，欧洲议会议员科妮莉亚·恩斯特博士（左）、克劳斯·布赫纳教授（中）和麦荷雅·顾勒嫩女士（右）联名致信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敦促他和中国当局依照中国国内法和国际刑事法，以大量的由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个人发起的刑事控告状为依据，立即公开刑事起诉江泽民。

三位欧洲议员在联署信中强烈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和国家性



系统性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指出这是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威胁着世界和平、安全和福祉。

议员们在联署中表示，他们意识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滔天罪行，正在败坏着中华民族的信誉和国

际地位。

他们还援引《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的序言部分，强调各国负有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强调这一国际罪行包括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此来呼吁国际社会为法办江泽民而付出努力。◇

（明慧记者孟紫云采访报道）克里斯蒂娜·克林纳特，是一位芭蕾舞教师和编导。她的丈夫温纳·克林纳特，是一名空手道教练，同时也是一名企业家，拥有一家建筑公司。他们居住在瑞典的一个叫阿尔维卡的小镇，离挪威边界不远。

他们生活在艺术领域，热衷于社区活动。他们也曾练过很多功法，一直在寻找着一样东西，对于灵性、精神上的探索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 1998 年，温纳住在瑞士的兄弟理查德打来电话：“温纳，有一种功法令人非常振奋，叫法轮功，你必须到哥德堡把这套功法学会。因为我们已经用了我们的一生在寻找他了！有本书叫《转法轮》，这本书里有所有的答案！”理查德在电话里的语气非常急切、严肃。

很快，在温纳家里开办了法轮功九天学习班，观看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

这九天学习班，温纳的

瑞典艺术家庭的修炼之路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克里斯蒂娜·克林纳特与丈夫温纳·克林纳特，和三个女儿在纽约参加法轮大法集会游行。

感受非凡，难以表述的震撼、惊喜：“听师父讲法刚讲第一讲时，我就感到我们的整个房子里充满了能量，我几乎承受不了这种能量……我的天目，第三只眼，不知何时，偶然就被打开了，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温纳说，从前迷迷糊糊知道的一点天机，真实地展现在眼前。

九天学习班下来，温纳不仅眼睛看到了不同空间的景象，身心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发现，这就是他寻找多年的大法真道！

开始修炼不久，温纳对烟酒二十年来难以戒掉的瘾好，却不自觉地、轻松地戒掉了。

此时，美丽的克里斯蒂娜做了妈妈，大女儿塔拉刚

出生不久。这一年，大法修炼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她一家不停地开办法轮功学习班，有缘人纷纷而来，入道得法。

正当他们沉醉在修炼的喜悦中，中国爆发了一场大迫害。1999 年 7 月，中共非法宣布取缔法轮功。消息传来，震惊了海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们震惊、不解，这场腥风血雨的迫害并不只是在中国发生，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诽谤蔓延至海外。刚刚修炼一年的他们，原本平静喜悦的修炼之路突然改变了，大法蒙冤，让他们感到无名的压力，让他们觉得需要站出来讲清真相。

十几年来，他们一家在欧洲很多城市用音乐、舞蹈和诗歌的形式巡回讲法轮功真相。修炼的一家人在风雨中同行，他们可爱的三个女儿都长大了，亭亭玉立，都成了法轮大法小弟子。他们有共同心愿，就是：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我是一个被医生确诊无法救治的红斑狼疮的患者。那时我的身上、脸上、脚上多处的肉都变黑了，人虚弱得连起床都困难，整天躺在床上。丈夫领我去外地住了两次院，高额的医药费已经使家里负债累累，问题是我的病没有一点好转。医生对我丈夫说：回家吧，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这样我就躺在家里等死了。

那时孩子还很小，我不能照顾孩子，还拖累家人侍候我，身体上的痛苦不说了，心里的这份无奈整天折磨我。一天，孩子在家门口蹲着，看见一位学法轮功的

“这个功能不能救救我妈妈啊？”



奶奶路过。孩子小声地问：“奶奶，你学的这个功能不能救救我妈妈啊？”就这样，这位大姨每天都来我家看我，跟我讲了什么是法轮功，炼法轮功为什么能祛病，如果我想炼，她就来教我。

从那天开始，老人家每天都来我家，和我一起读《转

法轮》、炼功。一开始我只能勉强坐着依在炕墙上炼功，很快我的身体有了起色，便下地依在炕沿上炼。师父一次次地给我净化身体，我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转。

不久，我能拿起家里的家务活了，又过了些日子我完全康复了！丈夫和孩子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后来，不仅家务活能干了，我还在市场做起了小买卖，能挣钱补贴家用了。在市场很多人问我是怎么好的？我说：“学法轮功学好的，是我师父救了我的命！”◇

曾被下毒迫害 岳阳市朱木松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通讯员湖南省报道）湖南省岳阳市朱木松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多年不愈的风湿关节炎好了，身上的老伤也好了。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朱木松依法上访被非法关押、被强制洗脑迫害、被非法劳教期间被下毒迫害。现在朱木松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

下面是朱木松在控告书中讲述的在看守所遭受残酷折磨和被非法劳教的情况。

二零零三年元月二十二日汨罗市开群众大会，所长左弘军拖我去参加，我想：不能让他们诬蔑法轮大法阴谋得逞，我死死抱着监房门不放，致使他们又一次对我的污蔑和迫害没有得逞。当天就把我送到了长沙新开设劳教所继续迫害。被非法劳教一年。期间经历了由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种种手段：威胁、恐吓，长时间罚站，长时间做装订书籍等等折磨。

二零零五年正月初四下午，我在去朋友孙平华家拜年出来，不到三百米处遭到突如其来的两个人绑架，我不从，紧接着就出来十几个人强行将我拖上车，将我关进北港派出所的一间办公室内。大概晚上九点多钟岳阳市 610 国保唐建明酒气熏天的来到办公室，首先要我向他跪下，我不跪，他就提着我的裤带想摔我跪下，我还是不跪，他就打我耳光，并叫来北港派出所一警员两人对我一顿毒打，将我打倒在地，强行将我跪下，北港派出所警员踩着我的小腿，唐建明坐在我的前面，翘着二郎腿开始对我进行非法审讯，不时地打我耳光，用翘着二郎腿的脚尖踢我的下巴，因为他们正好将我跪在翘着二郎腿的唐建明的脚尖前面，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我跪不住就倒在地上了，唐建明提着我的裤带想再叫我跪，我一下就倒在了椅子上。见我这样了，唐建明就拿着没有我任何签名的几张

纸，并要北港乡那个警员扶着我走进另一房子里，将我用手铐铐在一张木沙发的脚上，安排两个人员看守我。因他们将我的脚踩伤了，见我走路一跛一跛的，唐建明还说：你冒得狠呢。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唐建明拿着一张刑拘证将我送到了岳阳市看守所。

一个月后将我送到了长沙市新开设劳教所，将我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

以下是在第二次劳教中遭受的迫害：长时间不让睡觉、罚站、罚坐，非正常心理整治等，警察刘平亮、胡奇峰、杜湘林安排七个吸毒犯折磨我、毒打我，当时左眼被打得看不见东西，整个脸肿大，青一块紫一块，身上到处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每天晚上当所有人都睡着了才叫夹控人员带我去睡觉，早上别人都没起床就赶紧将我带到迫害我的 C 区继续迫害。不让其他人看见，目的是逼我转化。当有人发现我被打成这样时，新开设劳教所为了掩盖罪恶，抓了一个其中他们安排打手延期三个月教期来欺骗其它劳教人员。有一天中午，打手们给我带的饭中，有很多白色粉末，由于我饿得慌，没有想到邪恶会在饭菜中做文章，就和平常一样吃了个精光。吃完后觉的不对劲，这些白色粉末是什么呢？怀疑是可能被下毒了。

当时身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可是两个月后，我出现病状，之后身体一直不好。脸黑的，怕冷，吃不下饭。一年零两个月时，肚子胀得鼓鼓的，连水都不敢喝，饭菜完全吃不下，每天靠喝八宝粥度日，人已脱像，走路非常艰难，饭都由夹控我的人带来。此时，监狱才让我去医院检查，检查时 B 超在我肚子上、身上、肺部、背后照了很久，X 光片照出来也不告诉我结果，还欺骗我说没问题，其实我已经生命垂危。同监室的陈建中（长沙人）也是这样被迫害的，当时立即放他回去后，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劳教所怕承担责任，提前二十几天将我送回。

那天放我回家是晚上，劳教所突然要我收拾东西，他们匆匆忙忙地给我办了出所手续，连一些劳教所标志

的东西都来不及收回，就赶快把我推上车。到上车时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通知家属接人，也不敢白天送我回家，只能晚上偷偷摸摸将我送走，他们是怕露底承担责任。经过两小时的急驰，在离我家还有两里地的地方，将我赶下车，被子、衣服放在地上。我拿着被子、衣服艰难地走了半小时，把家门一敲开，就一头栽倒在沙发上起不来了。

几天后，我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几个医生围着检查、研究了大半天，发现我的内脏全部有问题，还有肺结核、胸积水，高烧不退。此时我完全明白了：劳教所的警察在我的食物下了慢性毒药，慢慢地摧垮我的身体，拖垮我的意志。

经过一番治疗，我稍有好转。出院时，医生对我妻子讲：“你老公这一辈子可能都无法做健康人了。”从此后，我的身体一直不好，骨瘦如柴，左腿伸不直，肌肉严重萎缩。于二零一零年五月病情加剧，恶变成：骨结核、腰椎结核、血播性肺结核、左膝关节结核、肠结核、脑结核、左眼视力严重障碍等等。在本市广济医院（主治陈医生）及多个医院下病危通知书和拒收情况下，转至省胸科医院治疗，数月后出院。出院时主治医师（王勋）嘱咐：不能负重，脊椎骨八年后才能康复，还需药物维护半年（本社区低保处有出院证明和本人病历证明），到现在左关节活动不便，轻度残疾，走路不方便。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多钟，岳阳市岳阳楼区国保付伟、唐建民，王家河派出所冯新华带十几人，在骗取我爱人的信任，并向我爱人保证不抓人的情况下，叫我爱人打开我租住的别人家的多道门进行非法抄家，并绑架我到洞氮宾馆，在进行一番非法审讯和恐吓后将我们几个大法弟子：李运天、龙兵峰关进冷水铺留置室，二十五日晚上三人一同被劫持到湖滨拘留所，李运天被非法拘留十五天，龙兵峰被非法关押十天。我因身患多种结核病被拘留所拒收，放回。

原军队干部：我为什么坚持修炼法轮功



历史图片：1999 年迫害前，长春一法轮功炼功点集体晨炼场景

我原是军队的一名中级领导干部，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免职，提前退休。在常人（普通人）看来我失去很多。我的一位领导就劝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法轮大法也不缺你一个，何必呢！还有一位领导说：不抽烟，不喝酒，不进舞厅，不收红包，你活着为了啥？常人真的不理解修炼人。

《西游记》中说：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求。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我知道了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面对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社会，我的心里象明镜一样不迷不惑；我有伟大的师父在带着，我生活得很充实，我的思想和身体一直在向好的方面变化，我亲身体会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殊胜。

我对法轮大法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修炼前长期受中共洗脑，为了名利情而争斗，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很糟糕，我在 37 岁那年得了哮喘病，用了各种办法都根治不了。

有一天，我在附近公园里看到了法轮功炼功点，辅导员简单介绍了一下法轮功的情况，那几天，我感到非常强烈的能量流从头顶灌到脚底，非常舒服的、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后来，我买了《中国法轮功》这本书，看了几页，这种感觉更强烈了。我想，这个功这么好，我一定要学。

后来我参加了李洪志师父亲自办的学习班，听到了前半生从未听说的高深道理，知道了从此以后如何做人，知道了人生真正目的是返本归

真，我的世界观改变了。

修炼初期，我经历了师父不断给我净化身体的神奇过程，最强烈的一次在 1997 年。有一天，哮喘突然发作了，整个身体不能动，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不能躺卧，感觉肺成了铁板一样，肚子里觉得充满了水，心脏也很难受。刚开始发作时，脑子里有了一念：40 天。我清楚知道这是净化身体的过程，心里一点也不害怕。虽然难受，可是精神很好。到第 40 天，觉得一下舒服了，从未有过的感觉，没有大病一场后慢慢恢复的过程。从此无病一身轻，这是千金万银也换不来的。

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造谣说，法轮功不让人吃药不让住医院。其实师父从未讲过不让吃药，只是讲了净化身体和吃药的关系问题。作为常人，有病吃药住医院，理所当然（也有许多常人坚持不吃药）。作为修炼人，师父首先要给净化身体，把造成

有病的根本原因给拿掉了，但是那个病的场要通过身体发出来，才能达到净化的目的，吃药就是把病的场又压进身体里去了，到一定时候还会返出来，或者转移到其它部位。净化身体是修炼人必须走的一步。

修炼人必须去掉利益心。我在退休之前经常出差，那时形成了一个惯例，接待单位都送红包，大家都收觉得很正常，谁要不收反而不正常。作为修炼人不能得这不义之财。对红包，我尽量不收，实在推托不了的都上交单位，几年上交了两万多元。在上世纪 90 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家人都说我傻。人心变了，做好人都难，在一个变异的社会，你不同流合污就成了另类。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一位中级领导知道我修炼法轮功，他亲口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好人，不像其他人那样。后来这位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中级领导得了福报，当了将军。◇

三言两语：“没了中共，中国怎么办？”

【明慧网】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中共与中国的关系，就是恶性肿瘤跟人的关系一样。它的替代词就是：“没了癌细胞，人可怎么办？”

没了癌细胞，人体的好细胞就不会再被吞噬了，也不用再跟癌细胞作战了。中国人被中共弄得够惨了，没了中共，中国就健康了。谁



要担心癌细胞消失后，不知自己该怎么办？那就是被中共弄傻了。